



当代语言学丛书
DANG DAI YU YAN XUE CONG SHU

HANYU NEIBU XINGSHI YANJIU

汉语内部形式研究

王艾录 著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汉语内部形式研究

王艾录 著



电子工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汉语内部形式研究 / 王艾录著. — 成都: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4. 3

ISBN 978 - 7 - 5647 - 1934 - 0

I. ①汉… II. ①王… III. ①汉语—语言学—研究
IV. ①H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26072 号

汉语内部形式研究

王艾录 著

出版: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成都市一环路东一段 159 号电子信息产业大厦
邮编: 610051)
策划编辑: 陈松明
责任编辑: 杨仪玮
主 页: www.uestcp.com.cn
电子邮箱: uestcp@uestcp.com.cn
发 行: 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 三河市天润建兴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mm×240mm 印张 21.5 字数 363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3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4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647 - 1934 - 0
定 价: 65.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 ◆ 本社发行部电话: 028-83202463; 本社邮购电话: 028-83201495。
- ◆ 本书如有缺页、破损、装订错误, 请寄回印刷厂调换。



目 录

一	基本研究对象	1
§ 1.	语词——无奈的选择	1
§ 2.	书面语言——汉语研究的主要对象	2
二	复合构词机制的语言价值	5
§ 1.	复合词的衍生和发展	5
§ 2.	复合构词的能力和意义	16
三	白字给汉语带来的严重影响	27
§ 1.	白字的现状	27
§ 2.	产生白字的历史原因	32
§ 3.	产生白字的语文原因	34
§ 4.	对古今白字应持的态度	37
四	复合词的结构方式	57
§ 1.	汉语复合词的语法结构和语义结构	57
§ 2.	目前存在的较为普遍的问题	63
五	意义支点和意义支点词	83
§ 1.	意义支点	83
§ 2.	意义支点词和简称	89
§ 3.	语词意义支点词和意念意义支点词	91
§ 4.	意义支点词的生成	98
§ 5.	意义支点与通常语素	103
§ 6.	意义支点来源举例	106
§ 7.	意义支点词的结构特点	111



§ 8. 意义支点词的特性	115
§ 9. 入词语素义同词典义项脱节的现象	118
六 意义支点义	123
§ 1. 意义支点义和词典语素义	123
§ 2. 意义支点义的特点	125
§ 3. 意义支点义小集	141
七 内部形式	150
§ 1. 内部形式及其分类	150
§ 2. 解读内部形式的价值	155
§ 3. 解读复合词内部形式的基本条件和基本方法	173
八 内部形式和理据	180
§ 1. 语言符号的理据性	180
§ 2. 任意性和理据性的关系	201
§ 3. 借助理据解读语素和语词内部形式	205
§ 4. 理据、内部形式和词义的关系	212
九 复合词内部形式的性质	218
§ 1. 潜隐性	218
§ 2. 难解性	226
§ 3. 歧解性	235
§ 4. 多源性	239
§ 5. 民族性	250
十 复合词内部形式中的几种现象	253
§ 1. 变异现象	253
§ 2. 假对称现象	266
§ 3. 拼对游戏现象	274
十一 意义支点词的理性和非理性	284
§ 1. 意义支点词的理性因素	284
§ 2. 意义支点词的非理性因素	286
十二 白话化和文言化的双向互动	297
§ 1. 词长度的拉长	297
§ 2. 词长度的缩短	298
§ 3. 回缩：返祖现象	302



§ 4. 现代汉语文言化的途径	312
十三 内部形式中的时空结构	315
§ 1. 内部形式中的时间结构	315
§ 2. 内部形式中的空间结构	321
参考文献	332



一 基本研究对象

§ 1. 语词——无奈的选择

什么是词汇？词汇是一种语言或一定范围的语言里词和固定词组（短语）的总和。词汇是一个表示集体概念的术语，而我们论述的对象是汉语词汇中的一部分成员——复合词和固定词组。复合词和固定词组在汉语中未曾有一个适当的合称，是一个名词缺环，所以复合词和固定词组如何称说的问題便成了一个令人尴尬的事。

照着学术界的习惯，我们姑且选择了“语词”这一术语。

“语词”（或词语）的词典解释是“词和词组”。

先说“词”。

词分单纯词和合成词。现代汉语合成词又分派生词和复合词。我们论述的对象是合成词当中的复合词，不是派生词，为什么？

汉语词由单音到双音的发展过程中，除了词根复合法这一主流构词机制之外，同时出现了加缀法，如桌子、花儿、老虎……从结构上看，派生词和复合词具有相同的构词性质，即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语素结合而成，这与只由一个语素形成的单纯词有着结构性质的不同。然而从意义上看，同是合成词的派生词和复合词，仍存在较大的差异。派生词中的词缀是由词根虚化而至，所以它们基本上没有词汇意义，比如桌子=桌、花儿=花、老虎=虎。由于词缀是虚语素，所以派生词没有内部形式，这一点反倒接近于单纯词，至多也不过是一种“准单纯词”而已。另一方面，在汉语合成词中，复



合词在数量上占很大优势。鉴于以上两方面的原因，我们把复合词作为重点讨论对象。

再说“词组”。

词组包括自由词组和固定词组，其中自由词组是个开放性的系统，其数量是无限的，它们不可能是这里论述的对象。这里所说的固定词组专指专有名称和熟语，它们在使用当中是复合词的等价物，所以未尝不可把它们与复合词并而论之。

一言以蔽之，我们的研究对象是复合词和固定词组。让“语词”指称复合词和固定词组，实属无奈的选择。

§ 2. 书面语言——汉语研究的主要对象

关于语言的起源，语言学家们先后做出过种种假说，意见不一，但是无论如何，语言的起源最初一定离不开身势示意尤其是手势示意和口势示意（含面部表情等）。用来示意的口手动作是可见的，对方可以经由视觉接受示意。这就是最原始的语言——原始视觉语言。

由于口手动作示意所受的限制太大，所以后来就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口手动作语言的辅助形式——语音。接受者可以借助表达者简单的声音去更快地了解他的口手动作的意义。与口手动作相比，语音因其具有极大的便利性，人们从中获得莫大的交际方便，所以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语音手段逐渐变成了间接接受手口动作示意的一种经济便捷而又事半功倍的先进的手段，交际方式由以口手动作为主（语音为辅）发展成为以用语音直接传递信息为主（口手动作为辅），乃至后来终于生成了本民族语言的复杂的语音系统。听觉语言基本替代视觉语言的事实，意味着语言在其发展历史上发生了一次划时代的飞跃。

后来产生了汉字，产生了书面语言，这是语言发展史上的第二次划时代的飞跃。

口头语言——听觉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书面语言——高级视觉语言则是比听觉语言严密得多、规范得多的听觉语言不可替代的交际工具。书面语言产生后，克服了听觉语言在时间空间上所受的极大限制，大大扩大了语言的交际功能；书面语言产生后，有效地解决了由于汉语文字多音



节少而造成大量同音词的辨别问题；书面语言产生后，人类社会的知识、经验、历史等可以流传下来和传播开去，大大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书面语言产生后，人们可以从容地对语言进行琢磨和加工，进行规范化工作，从而促进语言本身的发展。

如此说来，人们的语言交际的历史大致是这样的：从原始的视觉语言发展成为听觉语言，又从听觉语言发展到第二次的视觉语言。当然，先后两次视觉语言产生绝不是简单的重复，因为原始的视觉语言是简单的动身语言，而后来的视觉语言却是文字所记录的书面语言，这是高级的视觉语言和文学语言，原始视觉语言和高级视觉语言两者不可同日而语。

汉字具有不同于音节文字、音素文字的特性和作用。汉字是以形表义的文字，所以汉字不单纯是被动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系统，而且是汉语语义的积极参与者。正因为这一缘故，所以古往今来对于汉语的研究，无不伴随着汉字的研究；离开汉字的参与，汉语言的研究是很难进行的。

作为表意文字的汉字，它不但具有可以突破口语的时空限制、区别同音字、超方言、形象性和经济性等拼音文字不可比拟的诸多优点，而且汉字所保留的字形视觉信息比包括汉字字音在内的任何听觉信息要准确得多。汉字对汉语发生的影响是巨大的，所以，中国自古的语文学就对“字”予以十分的重视。

在汉人的心理上，母语中最基本的结构单位是“字”，而不是 word。用一个一个的字，以不同的结构层次组合起来，形成一个一个的句子或一连串的流水句。“夫人之立言，因字而成句”（刘勰《文心雕龙·章句》）。人们始终认为口说的字和眼看的字是密不可分的。

毋庸讳言，自古汉语的研究对象既有书面语，也有口头语。说汉语研究纯粹是书面语的研究是不符合事实的，但是可以肯定地认为，书面语是自古汉语的研究的主要对象，口头语在语言研究中只占副位。事实上，汉语传统语文学就是从字入手的，就是以字为本位的，就是以书面语为其研究对象的。现代语言学声称口语和书面语都是语言研究的对象，而以其中的口语为主要研究对象。我们则认为这只是一种设想而已。可以认为，整个汉语研究的历史，基本上是书面语研究的历史。口语的研究曾经有过，但其研究步履维艰，成果寥若晨星。

虽说字是字形、字音和字义三位一体，然而总是以字形为纲，以字形带动字音和字义的。在多数情况下，是由字形联想到字义，而不是由字义联想



到字形。古代音韵学和训诂学都是以文字学为出发点的。以字为纲，纲举目张，这样的语言观和方法论原则，一直延续到现在，人们在有意无意之中总是遵循着字为本位的观念。例如时下人们经常提及所谓汉语“异形词”（如必恭必敬——毕恭毕敬），这个“形”是什么？是字形，而不是词形，所以所谓异形词实际上是异字字。汉字介入汉语的研究自古而然。

直至今天，人们早已养成了过度依赖文字和书面语的习惯。人们对语言进行研究，自始至终是以书面语这一高级视觉语言为主要对象的。口头语一发即逝，而且音量有限，难以成为语言研究的主要对象。这里可以借用索绪尔的一句话：“语言学的对象不是书写的词和口说的词的结合，而是由后者单独构成的。但是书写的词常跟它所表现的口说的词紧密地混在一起，结果篡夺了主要的作用；人们终于把声音符号的代表看得和这符号本身一样重要或比它更加重要。”（《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80）我们现在所谓语言研究，所谓语法研究，其基本研究对象事实上是书面语，而不是口头语。研究口语的人是有的，但因著述极少，远没有形成主流。

从古到今，书面语言一直是汉语言研究的主要对象，我们从俗。



二 复合构词机制的语言价值

§ 1. 复合词的衍生和发展

1.1 汉语的词在最初产生的时候，一定都是单音词、单纯词。

我们的祖先曾经经历了以单音单纯词（如日、水、人、鱼）表示概念的极其漫长的岁月。那时，他们给事物命名的活动主要靠语音的手段创造原生词，这是远古上古时期新词产生的主要方式。那时，每一群有细微差别的事物（语义场）中的每一个个体都有一个专名。例如上古汉语中表“黑”的字有 98 个，表“白”的 85 个，表“赤”的 65 个，表“黄”的 29 个，表“青”的 25 个。“马”在《尔雅》中就有 35 个专名。《说文解字》中“牛部”依旧不同种类、年龄、颜色等，列有“牡牝犊犝犗犠”许多牛的专名。之后随着人类认识水平的逐渐提高，人们头脑中的新概念逐渐增多，以创造单音词表示层出不穷的新概念便显得应接不暇，语言中现有的原生词汇开始显得不能满足社会交际的需要。单音词为主的语言为解决这个突出的矛盾，采取了两种应对方法，一个是增加同音词（字），即一音多词；另一个是赋予已有的单音词更多义项，即一词多义。

古代人类存在一种普遍的心理现象：在认识某一新生事物时，往往将它与某一已知事物相比较，而后抓住两物的相似点，把已知的移植于未知的，或者依据已知的去推断未知的。帕默尔（Palmer）的《语言学概论》（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3）一书中曾举了这样的例子：儿童最先知道“狗”的名称，于是后来见到牛等所有四条腿的动物，也都管它们叫“狗”。帕默尔



认为“一切名称起初都是专名”。意大利思想家维科（Vico）说：“最初的人民仿佛就是人类的儿童。”人类的祖先就像儿童一样，以已知的名称去称呼在某一点或某一方面与该名称所称呼的东西类似的东西。例如美洲的纳瓦霍（Navaho）人过去没有见过“马”，欧洲人入侵美洲后，纳瓦霍人便管马叫“狗”。我国的撒尼人把他们过去从未见过的自行车叫“铁马”，把飞机叫做“铁鹰”。究其原因正是依据马和狗的相似点——四条腿，自行车和马的相似点——可骑，飞机和鹰的相似点——会飞，在头脑里建构了相似块而又通过语言折射出来。汉语管“黑”叫“人熊”，为什么？《尔雅·释兽》曰：“黑如熊。”郝懿行义疏：“熊黑相类，俗人不识黑，故呼为人熊。”古书《牟子·理惑论》上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见过麒麟的人讲给人们听，却始终讲不明白，后来他说麒麟是“獐身牛尾鹿蹄马背”，人们便明白了。人类有把自己不知道的东西和知道的东西等同起来的普遍心理倾向。

当汉语词汇的原始积累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乃至接近饱和时，人们便在现有的旧词的基础上派生出新词，从而适应了社会发展的需求。单音词不能无限产生，因为“一种语言的语音感知单位及其组合方式是有限的”。只靠有限编码手段会产生数量庞大而概念无关的同音词。为弥补编码手段的不足，原生词以裂变的方式，从语音能指与语义所指两个维度为新词产生提供条件。语音上，原生词以语音派生的形式为继生词提供新能指；语义上，原生词与孳乳而出的继生词须有概念上的关联性。单音词的自增值，即一个 x 自增值为 x' ，可表示为 $x \rightarrow x'$ 。自增值在单个符号的内部进行，其能指与所指匹配的途径为孳乳引申和分化裂变。

与此同时，不断产生的派生词又参与了新的编码活动，派生出新的继生词，这样新词象滚雪球一样被创制出来。在长期的渐变和积累过程中，派生造词法逐渐升格而占据了主导地位，使汉语造词由原生造词阶段过渡到派生造词阶段。

派生法主要是以“音近义通”为原理的一种语音、语义造词法，其中的“近”“通”就是二物的相似点。先民习惯采用类比命名方式，即抓住反映对象与已知事物在“象”上的某种相似性，作为给新事物命名的依据。例如他们把山之顶、木之顶等与人之顶（颠）引为同类，所以在“颠”的基础上派生出了“巅”“楨”等词，这正是“巅”“楨”的派生造词理据。古代汉语训诂学的基本方法是“因声求义”和“以形求义”，“因声求义”就是研究字音与字义结合的道理，“以形求义”则是研究字形与字义结合的道理。例如古



代管钱叫“泉”，《索引》：“钱本名泉，言货之流如泉也。”可知“钱”是“泉”的派生词。古代宫室坐北朝南，“北”本义“背”，所以宫室所背方向就称北了。钱、浅、笺、贱音近义通：小金属曰钱，小水曰浅，小纸曰笺，小价值曰贱。“枯、涸、竭、渴”音近义通：植物缺水曰枯，河海缺水曰涸、竭，人缺水曰渴。鲠、梗、纆、硬音近义通：鲠，鱼骨；梗，枝梗；纆，汲水绳；硬，石硬。

外语中也存在无数此类例子。例如俄语 брак（结婚）是由 брать（取来）所派生；英语 book（书）是由 boc（桦木）所派生，pen（笔）是由 pen（羽毛）所派生；法语 bureau（办公桌）是由 bureau（毛布）所派生。

我国古代传统的语言文字学——小学，其主要贡献正在于论证了大量语词理据从而作为极其宝贵的知识资讯留给了后人。《尔雅·释亲》云：“男子谓姊妹之子为出，女子谓昆弟之子为姪。”当时是族外群婚，又是男从女居，对男子来说，其姊妹之子离开自己的氏族，故称“出”。对女子来说，其兄弟“嫁”到对方氏族，所生之子还要“嫁”回自己氏族中来，故称“姪”（姪者，至也）。《说文》：“娶，取妇也。”“取”即“娶”的古字，而“取”的本义是捕取，这说明当时“取妇”为掠夺婚姻。婚，《说文》：“娶妇以昏时”，“昏”即“婚”的古字，“以昏时”又一次证明了古代的抢婚的风俗。这就是“出”、“姪”、“娶”、“婚”四词的派生造词理据。

派生造词是在原生造词阶段的晚期产生的一种造词方式。我国周秦时代，汉语派生造词达到全盛，在纷繁的派生造词活动中，由已有的单音节的旧词大量派生出了单音节的新词，同时促进了汉字的迅速累增。

1.2 汉语词汇的发展，主要体现在旧词的消亡和新词的产生、词义的变化和词义项的增加等方面。

在汉语词汇的发展史上，新词增加要比旧词消亡的速度快得多，有资料（荆贵生主编《古代汉语》，中华书局，1999）显示，表示衣食住的词，甲骨文只有15个，金文71个，《说文》297个，而发展到后来的同类词在数量上则要大大超过这些数字。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新生事物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涌现，而旧事物消亡的速度却是较慢的，消亡的范围也是较小的。更重要的是，旧事物的消亡并不就是旧词的消亡，在许多时候旧事物消亡了，表示它的旧词却保留下来。比如一般认为现代汉语中，诸如“宰相”“驸马”“黄钺”之类古语词已经消亡，然而这样的说法是没有十分把握的，因为它们既被贮存于汉语词汇库当中，人们便随时可以取来使用。从这一意义上



说,所谓“旧词的消亡”是令人费解的。

汉语中的单音节数早已形成一个基本的定量,那么以定量的封闭的单音词承载非定量的开放的词汇的发展,就难免产生大量的同音词,而区别同音词的问题就越来越成为语言交际的负担和累赘。作为表意文字的汉字,最能在区别同音词上派上用场。所以人们便伴随派生造词方法而采用孳乳造字的手段,借助汉字来区别同源词与同音词。

汉语词汇的原生造词与派生造词都属于单音造词阶段。古代汉语是单音节语,而音节、语素和字基本一致,这就是汉语的一个最根本的特点。单音词为主的语言要解决上述突出的矛盾,除了根据音近义通的原理派生孳乳同源词(同音词)外,另一个办法是给现有的单音词赋予新的义项,使单义词变成多义词。

社会不断发展,语言也随着不断发展。词义的增加速度远远大于派生造词的速度,这势必使单音词广泛引申,出现越来越多的多义词。例如:

向:①向北的窗户。《诗集·豳风·七月》:“塞向墐户。”后来产生:②朝着。

道:①路。《诗集·秦风·蒹葭》:“道阻且长。”后来产生:②达到道德标准的途径。《论语·里仁》:“朝闻道,夕死可矣。”③正当的手段。《论语·里仁》:“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

习:①数飞。《礼记·月令》:“鹰乃学习。”后来产生:②复习。《论语·学而》:“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③通晓。《战国策·冯谖客孟尝君》:“谁习计会,能为文收责于薛者乎?”④习惯。王安石《答司马谏议书》:“人习于苟且非一日。”

息:①气息。《庄子·逍遥游》:“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后来产生:②止息。《周易·乾卦》:“君子以自强不息。”③灭。《周易·明夷》:“箕子之贞,明不可息也。”④滋生。《庄子·秋水》:“消息盈虚。”⑤儿子。《战国策·触龙说赵太后》:“老臣贱息舒祺。”⑥利息。《史记·孟尝君列传》:“货钱者多不能与其息。”

增义法既增添了语言符号的语义内涵,又缓解了词数的无限制扩大。

多义词的引申义是在其基本义的基础上产生的,所以此二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在长期的发展中,当词的义项过多时,容易使理解负担加大,甚至造成理解混乱。这时词义引申引起词的分化,表现为多义词的基本义和引申义之间的词源上的联系逐渐在后来人感觉上淡出,使多义词变成了



同音词。

最常见的情形有二：

(1) 由于某些词的古义的消亡，使得多义词的一级引申义消亡，这直接导致多义词的引申序列中断，使本义与二级引申义失去联系而形成彼此隔绝。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可为隔绝的各方分立词目，处理为同形同音词。例如“管”，字从竹，本义是竹管，后引申为“管状钥匙”（《左传》：郑人使我掌北门之管），于是“管”就产生“掌管”“管理”义。即：

竹管（本义）——管状钥匙（一级引申义）——掌管（二级引申义）

而今，“管”的“管状钥匙”义早已被历史湮灭——处于过渡状态的一级引申义业已消亡，这就使得本义和二级引申义之间失去了联系的纽带，从此人们便把“（竹）管”和“（掌）管”当作同音词等待了。再如“刻”的本义的雕刻，因古人用漏壶记时，一昼夜 100 刻，因为漏壶早已消失，刻 1（雕刻）刻 2（时刻）早已变成了同音词。

(2) 由于基本义和一级引申义的差距越来越大，后人已经看不出二者的意义联系，便把这类多义词当作同音词了。例如“岸”的两个义项是：①河岸。《诗经·卫风·氓》：“淇则有岸。”②高。《汉书·江充传》：“充为人魁岸。”为什么河岸可以引申出高的意思？这是因为岸是水边的高于水面的陆地。《说文》：“岸，水厓而高者。”后来，岸的这两个义项的差距在人们的认识上越来越远，所以二义项最终分离，“岸”由多义词分裂为同音词。

由多义词分裂为同音词，等于由一个词变成了两个词，这意味着语言中词量的增加，可以管它叫语义造词。

给词增添义项的新方法，使汉语中的清一色的单义词开始变为多义词，它与派生造词一道，有效解除了单音词面临的危机。

汉语中的多义词有这么两条规律。一是词的长度与义项数成反比：词短则义项多，词长则义项少。所以在汉语中，单音多义词多于复合多义词。有资料显示，《今文尚书》的单音词绝大多数是多义词，而由该单音词作语素构成的复合词则绝大多数是单义词。

据我们对《现代汉语词典》的初步统计，在单音词中，多义词多于单义词；在复合词中，双音多义词占 2.5%，三音多义词占 1%，四音及四音以上（含熟语）的多义词为极少数。所以单音多义词的义项数普遍多于复合多义词的义项数。复合多义词一般只有两三个义项，而单音多义词不然，有的单音多义词的义项多达几十个，例如“水”7 个，“角”8 个，“口”11 个，



“好”14个,“放”15个,“发”16个,“老”17个,“开”20个,“打”25个。一个词具有这么多的义项,这在复合词里是找不到的。多义词的产生和发展,使汉语有效解决了表达的清晰化与内容繁复化矛盾以及语言冗余成分与省力原则的矛盾。

1.3 通过词义引申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词义发展的要求,然而给词增加义项有个“度”的自组织限制,人们不可以无限量地给词增添新义项,比方说不可以给某个词增添50个、100个义项。词的数量增长或者词的义项的增加一旦超越了语言的容纳度和人的记忆负荷,凭借语音造词和语义造词等方法便不能适应词汇继续发展的需要。一条摆在语言面前的头等重要的途径则是以复合之法对多义词进行分化,用同一语义场的不同单音词组成双音新词,这不但遏制了单音多义词义项的过分增加,而且在表义上双音新词要比单音词多义词更加清楚准确、单纯具体。词长与意义成反比,单音多义能够使意义臃肿化复杂化,而双音词(复合词)则在内部结构复杂化的同时,意义却趋于单纯化。词的意义的单纯化对于语言表达是极为有利的。

在词汇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每一次新的造词手段的出现,都是对于旧的造词手段的一次革命和突破。社会和人的思维不断进步,这就促使人们在原有的基础上去创造更加能产的造词手段和开发更加丰富的造词资源。

当因单音词的大量增加而使语言超越负荷从而带来了第二次挑战的时候,人们采取强有力的应对措施,即利用语言中大量的单音词,组合成构造比较复杂的比单音词大一级的语言单位——词组来表示新的概念。单音造词虽然在后期显露出严重的局限性,但是恰好在这一阶段,给双音造词提供到了一个数量上足够的构词元素。荀子在《正名》中说得好:“单足以喻则单,单不足以喻则兼。”单,就是单音词,兼,就是“复名”,就是双音的词组(后来的复合词)。王力说:“单音词情况如果不改变,同音词大量增加势必大大妨碍语言作为交际工具的作用。汉语词逐步复音化,成为语音简化的平衡锤。”(《汉语语法史》,商务印书馆,1984)徐通锵指出:“早期,要表达一个概念就造一个字;发现一种新现象、新概念就造一个新字。由于表达概念的音节是有限的,结果是随着字数的增加,同音现象越来越多,人们的记忆不胜负担。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和深化,人们发现可以利用已有的字,加以组合,构成字组,是表达新事物、新概念的一种有效的办法。”(《基础语言学教程》,2001)

于是,在两汉以后,复合造词取代了派生造词,成为汉语主要的造词方



式。随之而来的是汉语由单音词为主逐渐转变为双音词为主，同时，大规模造字的阶段也就随之基本结束了。

单音词耦合，自催化生成 $2x$ ，表示为 $x + x \rightarrow 2x$ 。词根复合法的组合能力是无限的。例如《尚书》里单音词“方”有6个义项，而以“方”为语素构成的复合词却有朔方、南方、东方、西方、内方、外方、多方、四方”8个。这表明《尚书》时代仅仅依靠“方”的词义引伸已不能满足社会表达新事物新概念的需要。

单音词只关注其符号本身的理性意义，而复合词不仅如此，同时还以其醒目的内部形式吸引人对其所指的关注，延长人对事物某一或某些特征的感知过程，从而增加对事物特征的印象。复合词两个语素通过互释、修饰、陈述、支配、补充等的句段演绎，使汉语词从此具备了词的形象色彩，这大大有利于显化和释放词的概念内涵，从而把概念表达得比以前更为精确更为具体更为丰富。例如樵夫、农夫、勇夫、丈夫要比“夫”更精确，布衣、布帛、布货、布施、布告、布扬要比“布”更精确。“瘵”这一零内部形式的单纯符号不具备词的形象色彩而仅仅表示抽象的词义（词的概念义），把能指和所指（某一疾病）强制性地联系在一起，把所指的内涵淹没得所剩无几。表示同一概念、同一词义，由单音词“瘵”换成了复合词“肺结核”，句段以其封闭的自足的解释功能，把概念内涵释放了出来。当“肺结核”三字映入人的眼帘的时候，其义不言自明。瘵和肺结核所表示概念是一样的，但肺结核所释放的内涵信息量明显大于瘵。同样的例子再如梨——鸭梨，桃——蟠桃、猕猴桃，菘——白菜，飧——晚饭，翼——翅膀，涕——眼泪，股——大腿，涎——口水，鹭——公马，牡——公牛，牝——母牛，雉——野鸡，兵——武器，覷——窥视，隳——毁坏……

正因为这个道理，所以古代训诂学常常以复合词去训释单音词，效果是非常好的。例如《尔雅·释诂》：“介，尚，右也。”郭璞注：“介绍、劝尚，皆相佑助。”“从……弼、崇，重也。”郭璞注：“随从……弼辅、增崇，皆所以重叠。”“犯、奢、果、毅、胜也。”郭璞注：“陵犯、夸奢、果毅，皆得胜也。”把引文中的训释重点摘出来即：

介——介绍，尚——劝尚，右——佑助。从——随从，弼——弼辅，崇——增崇，重——重叠。犯——陵犯，奢——夸奢，果——果毅，胜——得胜。

反之，以单音词训释复合词未见一例。复合词以其句段的语义释放功能